

道光壬辰新鐫

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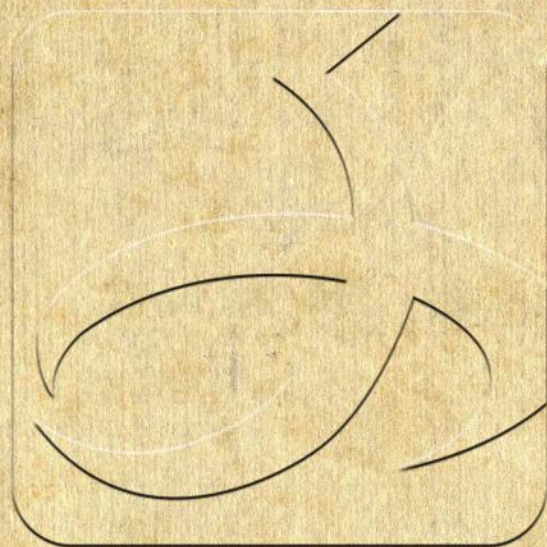
城

應

詔

集

板藏眉州三蘇祠



林藏書三編

樂府詩集

道光壬子刻

樂府詩集目錄

卷之一

進論五首

夏

周

秦

卷之二

進論四首

商

六國

漢

三國

晉

隋

卷之三

進論四首

五代

老聃上

老聃下

卷之四

進論五首

七代

唐

周公

禮

書

春秋

卷之五

進論五首

蜀

西戎

燕趙

易

詩

北狄

西南夷

卷之六

進策

君術五道

卷之七

進策

臣事上五道

卷之八

進策

臣事下五道下

卷之九

民政上三道

民政

民政下一道

卷之十

進策

民政不四道

卷之十一

秘閣試論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

劉愷丁鴻孰賢

禮義信足以成德

形勢不如德

禮以養人為本

既醉備五福

史官助賞罰論

刑賞忠厚論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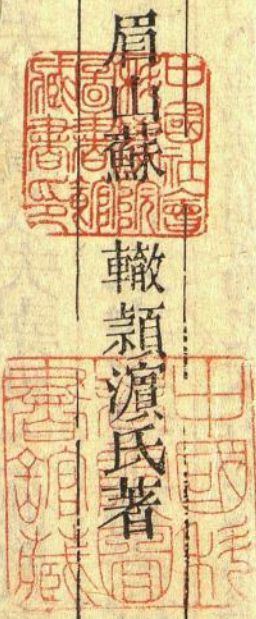
御試制科策一道

樂城應詔集卷之一

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



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

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

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尖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貢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

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
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
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
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天下
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
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
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
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

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於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蓋嘗以
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
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
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
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
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
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

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墻燬土鋤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邊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以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

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

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取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眾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

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
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
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
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
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
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
地而秦乃欲以力征疆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
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
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
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
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
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
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
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二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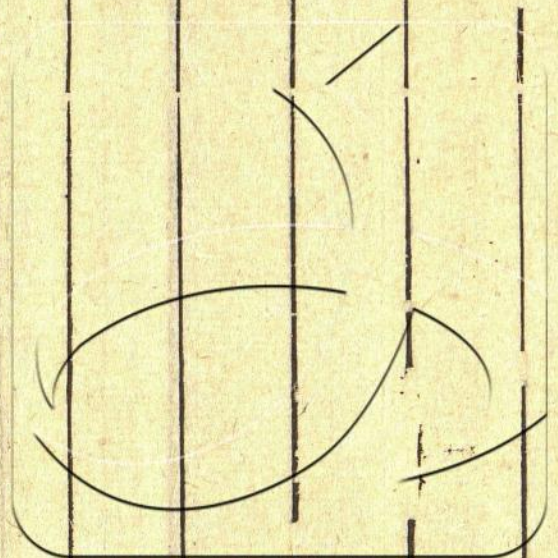
進論六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

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哀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

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孫微矣嗚呼公室旣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遙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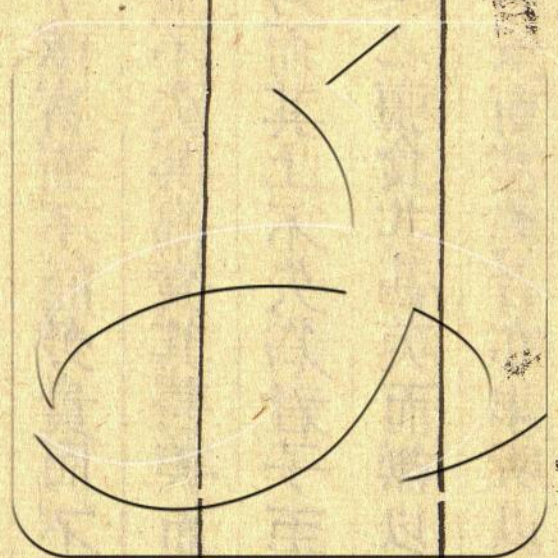
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

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自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情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罪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

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
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若有所
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
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
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
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
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
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
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
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
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
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
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
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
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
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
故也哉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疆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伐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

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辱將以抗四方疆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遑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

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
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
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
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
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
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
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
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
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
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
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
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
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
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
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
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
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
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
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
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
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
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
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
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
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
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
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
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
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
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
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
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
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
齒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
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
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
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
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
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

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少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舉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矣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續城應詔集卷二終

城應詔集卷之三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全抄
顧不敘禮初

進論四首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禹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

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
 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
 其無難也然天不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
 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
 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
 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
 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
 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廿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
 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出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
 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至日漢之高祖皆以英
 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
 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
 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
 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不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
 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
 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
 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
 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

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諸陽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旣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

者矣昔者晉獻公旣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

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

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旣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旣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

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

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患於其心而後可

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

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

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為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為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

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亡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而舍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壘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
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
爲我而墨氏兼愛斥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
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爲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
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
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
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
之際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
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爲是
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
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
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
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
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
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
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
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

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而區區焉平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而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終

城應詔集卷之四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

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益然見於其面而忿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曩辰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日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偃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疆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樽坏飲燔黍捭豚蕡稗土鼓而以為足足以養生乎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

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爲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

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紛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闢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百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易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

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直一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
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
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
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
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爲之處果何
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
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
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
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
所在不可彊以爲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
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剗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
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
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
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
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
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

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阻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齒齟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

之所以爲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
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
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
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
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
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
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於禮春秋
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
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
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况乎詩者天下之人
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伏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
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
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
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
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其不責其
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

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蘊曰隱其蘊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蘊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

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

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
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
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
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
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邱而以爲
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
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
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終

樂城應詔集卷之五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進論五首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
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
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
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

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
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開
豪民殺人以報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
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
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
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水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
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
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
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
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感感不報之怨也若
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
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
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
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
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
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
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
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詩曰

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不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因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疆表之民亦以

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復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中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結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

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尙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眾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孔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其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

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可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懸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天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

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
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首豪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
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
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
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
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
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
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
解讐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乎

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載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
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平不知而患平人之不能用昔
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
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
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
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
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
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進策

君術策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能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

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爲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爲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飾，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

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馱馱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究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懲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

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參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

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
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
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
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
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
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
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

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
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
人自固之不服口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
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
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
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
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
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
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

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

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厲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已之私意而被天下之公義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已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

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
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
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
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
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欲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
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
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額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
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
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
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
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
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 之道歟

君術策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
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
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
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
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博天下之

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鯁鯁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倘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

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異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

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讐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弛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策第 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

怒至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
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
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
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
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
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
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相之直言
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
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

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
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
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
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
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
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
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
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
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

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
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蓄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
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
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欒城應詔集卷六終

欒城應詔集卷之七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仝校

臣事策上五道

臣事策上第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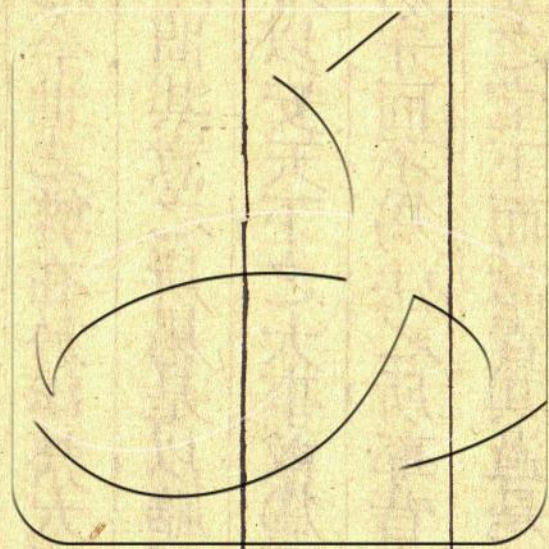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
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
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
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

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子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不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

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晨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

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

何損於天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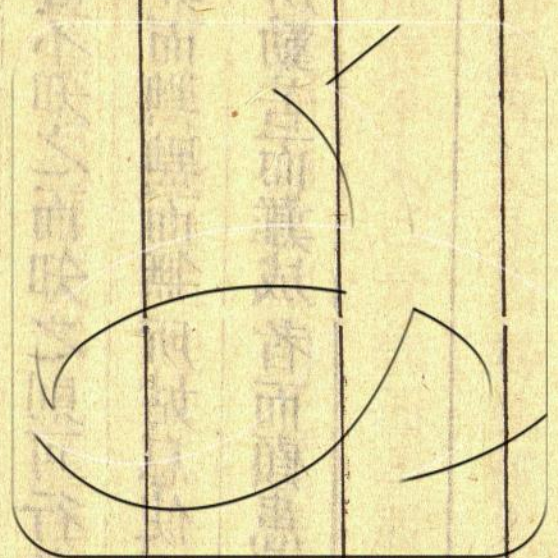


事策上第二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畱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辨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

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三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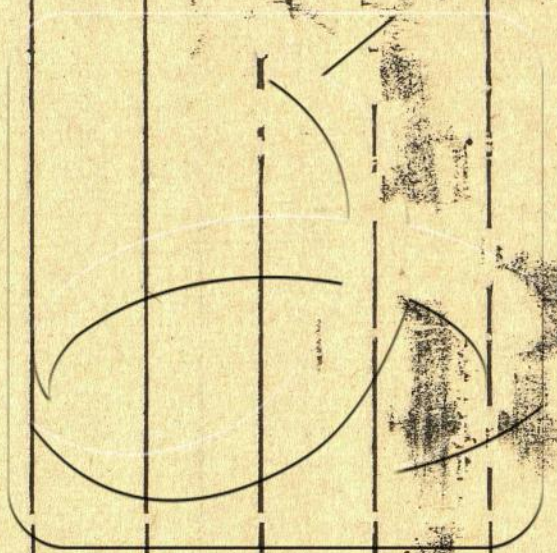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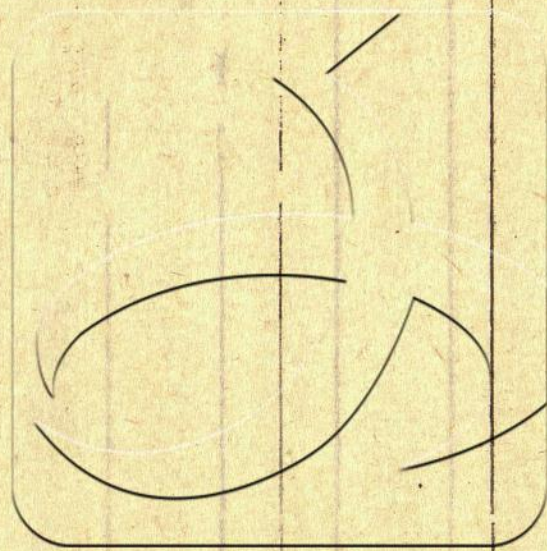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
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
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
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
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
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
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
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燁然而有光

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日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楛亡之矣楛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

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畧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

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才可以漸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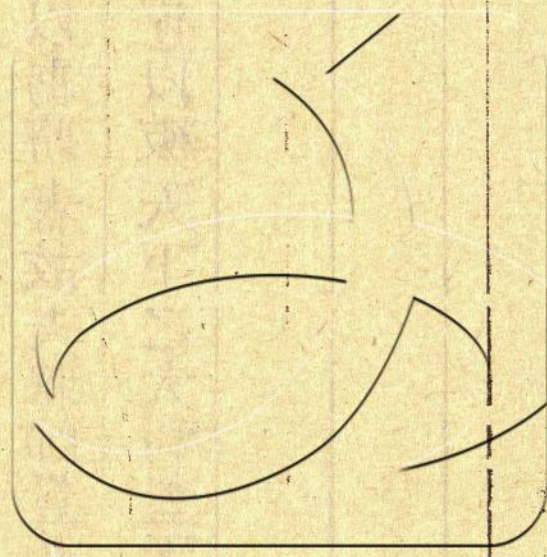
臣事策上第四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

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

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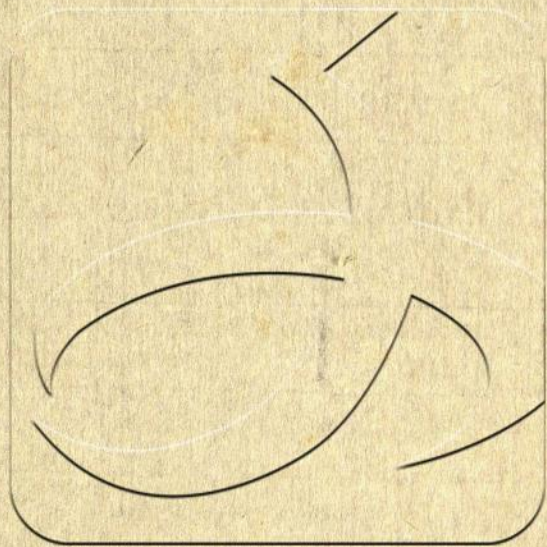
臣事策上第五道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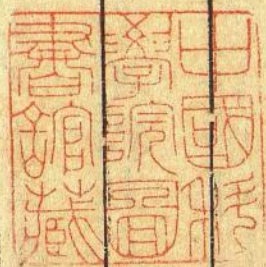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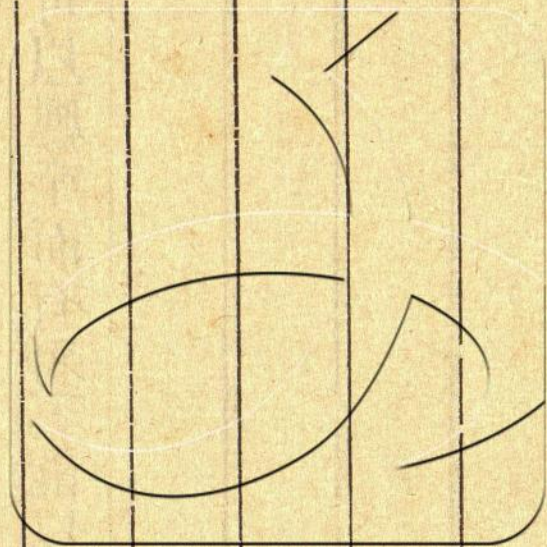
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肖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

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

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治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俸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有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終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終



